

金
華
徵
獻
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二

林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進士、初爲金谿令、郡督賊急、大中請緩期、不聽、取告身納之、投劾而去、守愧謝焉、仍丁父憂、服除、起知長興縣、訟牒必判、曲直不聽私解、或疑其多事、大中曰、此乃所以省事也、先

宗朝用尙書葉翥薦擢監察御史論事峭直遷殿中
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大作詔訪時政缺
失大中推論陰陽爭勝之故因言君子小人邪正在
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趣向不
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當厚其養無責一
青而損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杜其漸無取小節而長
奸僞之萌庶君子得全而小人無所容其奸帝問今
日羣臣中孰賢大中以趙汝愚對汝愚於是被召江
浙西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輪大中疏論之詔減其輪
三歲時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過峻又論大

理少卿宋之瑞皆不報。太中以言不行求去。除直寶謨閣。不拜。力求補外。出知寧國府。朱熹遺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尋移知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陰請納交。大中却之。會彭龜年疏論侂胄有旨。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請留龜年經筵。而斥侂胄於外。不聽。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侂胄愈恨。乃以煥章閣待制出知慶元府。仍乞祠。得請。未行。給事中許及之。侂胄黨也。承風繳駁。

遂削職歸。與趙汝愚、朱熹等俱列僞黨。歸。凡十三年。優游龜潭別墅。未嘗以得喪置懷。或勸通書侂胄。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豈可倖而免乎。侂胄既伏誅。召試吏部尚書。首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以言侂胄貶老死窮荒。宜加旌表。其他議切侂胄而得罪者。宜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寃。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卒。年七十一。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

論曰。正惠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峭直。凜不可犯。可謂能推其所學。引君當道者矣。名。王。偽。籍。益。

顯其忠。小人污讒君子而益表暴之。何益哉。

應孟明

子純之附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進士官樂平縣丞以
侍御史葛邲薦除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
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除貪酷
之吏以蘇民困廣開言路以受忠告之益振拔幽沈
以收人才之用申飭監司曲庇貪吏薦舉徇私之弊
帝嘉納之他日有所銓除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
大姓名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
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白

其寃於僚長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於民者宜悉以聞一日帝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一也尋除江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會廣西缺帥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遂進直秘閣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請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典結黨弄兵雷化間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歷光宗寧宗朝累進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起家受知人主守正不阿未嘗以官爵

爲念韓侂胄當國密使人誘以諫官仰幼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予謙之茂之純之

應純之字純甫篤信考亭之學嘉泰三年舉進士時江淮與金接壤檢選能員乃以純之知楚州純之在楚州修城堞閱軍伍精鎧仗謹烽燧嚴管家湖建水教亭演習舟師武備甚設嘉定十年乃以京東經畧使節制淮東河北軍馬與制置使李珣俱便宜行事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不時得食則殺人啖之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

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踵接，定遠民
季先者，大俠也，初爲劉佑家廝養，嘗隨佑部網客山
陽，從楊安兒得軍職，先乃因沈鐸得見純之，具道山
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羣豪，以鐸爲武
鋒副將，與高忠皎合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
以五千人與忠皎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
純之以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丞相步彌
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等慰接之，號忠
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李全等心艷，相繼來
歸，會廣東謀帥，以純之爲兵部侍郎，經畧安撫使，錯

賊剽劫群邑純之討平之甲申秋賊大起純之兵少
援絕力戰死之朝廷嘉其忠遣使祭塋求其首不得
鑄金以殮焉

論曰監司者與天子分治天下者也愛百姓惡賊
吏天下雖亂治將至庇賊吏虐百姓天下雖平亂
將至仲實輪對不過數言而洞中宋人痼疾辭不
激而旨味深長受知人主宜矣純甫在邊物色豪
傑招集義旅有恢復中原之志而適當宋運之衰
君臣暗弱莫識遠圖有志不遂身死瘴鄉惜哉

章服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授青田縣尉用
魏良臣薦除兩浙提舉市舶公事常俸外凡前例所
可得者一不取然對人亦不輒非前例差知建州軍
歷知鄂州在任皆以能稱軍國之須不逾時皆立辦
人以爲才而服意常不自得改提舉兩浙常平再遷
至侍御史上疏言國家之大勢日傾臣子之忠勛未
奏和好嘗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至於淮堦瘡
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
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
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

說參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嘗揀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訴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無限數而欲盡遣耶服曰臣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逃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中動一旦管迸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

已不可掩、急遣、又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毋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鬪、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允文竟罷去、中官梁彥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謝服、劾其廢法、彥俊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謫貶汀州居住、服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卒年六十八。所著有論語孟子解各三卷、易解二卷、古律詩二卷。

章徠、淳熙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議貶道學、徠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徠復與章穎抗疏劾韓侂胄、坐貶官歸寶慶間、召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卒贈少師、所著有疑塵集、章壻見忠義傳、

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武義人、少從陳傅良學、講求義理、博涉名物、通史傳百家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

進士三遷爲秘書郎、韓侂胄當國、將用兵於金、舉朝無倡言議其非者、邦憲首言之忤旨、出知處州、陛辭仍理前說、力言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名還、侂胄用兵既無功、朝議將罷兵、邦憲因言欲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賜赦、又致侂胄書指陳利害、侂胄惡之、嗾御史徐枬劾之、鐫秩罷祠、仍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既誅、尙書倪思舉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尙書右侍郎兼太子侍讀、使金還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乞祠出知江

州。疾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五十七。謚文肅。
論曰。嗚呼。宋人之不競。豈徒在和議哉。秦檜議和。
止於稽首稱臣。侂冑欲戰。則函頭謝罪矣。當秦檜
柄國之時。苟能資韓岳之忠勇。乘天下之義憤。猶
可恢復中原。至於侂冑。旣無熊虎之將。又少困倉
之積。妄開兵端。何哉。文肅蘊先知之明。思以昌言
弭患。至於諫旣不行。鑄秩罷祠。志不少變。可謂不
負所學矣。

陳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始除興國軍司

戶以薦累官起居舍人遷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
捐內帑以紓民得請出帑金數萬收會子於民詔所
司弗造已而戶部又請改造五百萬良祐固爭曰陛
下號令在前曾未半歲已不能持以此令民其誰信
之豈不造會子遂不可爲國乎又言陛下躬行節儉
弗殖貨利而肺腑之親皆殖市井公侯之貴多牟商
賈甚者發船舶招番賈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願一切
裁禁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
非禮且疆場無故宜使終喪遂寢於是貴戚及大臣
皆叩之然良祐持已廉又愛知孝宗卒亦不能中也

徵選吏部尙書時議遣使請河南侵地良祐言陛下
南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今無故請
地邊釁遂開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革繼
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
臨陣則各逗縮且河南近歸版圖旋踵又失陛下欲
以虛聲下之乎曩嘗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今如
不許徒損國威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定
內虛又將隨而失之矣如必遣使乞以欽宗梓宮爲
言忤旨貶瑞州居住移信州乾道九年許令自便淳
熙改元起知徽州等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論曰。史稱良祐力止遣使求地。懼開邊釁。忠國之心。可謂至矣。至於會子法弊。請發內帑以紓民宰。相奪情。䟽使終喪。以崇禮。貴戚牟利。戒其冒禁。觀其風。信可謂正直儒臣矣。吳之器。葵書云。內都承旨張說用事。一日奏置酒。延諸侍從。帝許之。且曰。當助汝說召客。獨良祐不至。俄中使賜食。說附奏。臣奉詔集客。良祐不至。是違詔旨也。帝復命黃門再賜說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訖不肯來。夜漏將上。忽有手詔。陳良祐可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此事相傳。入牙齒。牙然。陳良祐事。

非良祐也。周密齊東野語誤載。葵書本之。楊德周復登之金華雜志。黃晉卿辨之甚明。不敢概錄。

葛洪

葛洪字容甫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聞義命之論終身服膺入試時方禁道學獨以不背師訓對淳熙十一年登進士年垂六十始脫選調詔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院編修官上疏論將帥之弊明白剴切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建言邊防當謹贊平

李全之亂時朝臣有進女以備嬪御者洪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規止之當世多稱其賢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仍以大學士召赴行在居舊職以老乞休首置義塾教育後學曰異日倘獲佳士爲朝廷用此亦猷畝間報國之一節也又爲義廩贍其宗族姻戚及鄉之壽萬居鄉十年薨帝輟朝一日贈太師信國公諡端獻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凡二十四卷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云論曰謹按志乘言洪篤實嚴教閨門肅穆其在朝廷守正不阿讀其奏疏忠誠之心溢於言表杜範

爾之不亦宜哉。可謂不負師教矣。

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興四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疏陳備邊四事，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時朝議已主戰出師，遂失蘄黃。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宗卽位，行簡貽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謂仕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用

武國帥山陽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武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李全庭叅。全忿囚殺之。慕容杜子埜亦死焉。初國換文資。行簡移書史丞相曰。祖宗朝置制使。多用名將。不獨張韓劉岳常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琦、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豈必盡文臣哉。至于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下之心。此不可不慮也。不

從後事敗、人皆服其識、國旣被殺、行簡乃言、李全背
義忘恩、殺大將、天人共憤、急宜誅討、以戒跋扈、俄拜
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與蒙古伐金、以金俘獻
太廟、論功行賞、趙范、趙葵欲因時撫定中原、修復二
京、鄭清之力主其議、行簡方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
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
之會、則事之有成、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
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
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今內未盡治也、欲
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今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

接兼以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宜堅持聖意定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已拜右丞相襄陽失守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內外之事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乃不出端平三年有事於明堂大雷雨丞相竝策免行簡獨留仍拜左丞相請以國事分任三相兵事委李鳴復財用委李宗勉楮幣委余天錫當會議者參酌之帝從其議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事封肅國公行簡爲相知無不言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於夔州以兵戎之後邊事稍

寧乃告老。加少保。保寧軍節度醴泉觀使。封魯國公。
淳祐元年二月。年八十六。薨於家。贈太師。諡文惠。行
簡平居好薦士。多得人。受知者往往至顯達。時稱其
有相臣風度。又倣朱熹法爲鄉邑立社倉。其後數十
年不饑。鄉人德之。所著有孔山集。及周禮總說。

論曰。行簡當軸時。左丞李宗勉。右丞史嵩之。三相
同時秉政。論者謂喬近於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
而史稱行簡歷練老成。識度遠。居官盡言。讀其
奏議。忠君愛民之心。藹然見乎文字之間。舉朝欽
其休容。桑梓沐其惠澤。蓋有大臣之風矣。

葉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福州寧德
主簿、以獲塩盜、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時戶版積弊、
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
等、貧戶頓蘇、治爲諸邑最、郡上其績、召對陞知常州、
時水潦爲災、繼以疾疫、衡發廩爲糜以賑饑者、命醫
藥自隨、挨戶療治、民賴以活、除太府少卿、遷戶部侍
郎、奏興塩利、斷絕私販、累除樞密都承旨、奏革馬政
之弊、措制民兵、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尙書、除簽事
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奏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稱

其職久任以盡其才、時會子溲漫折閱、詔使衡措置、
衡奏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
旬日而辦、上曰、此真宰相才也、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召對賜坐、講論機密、又問三代爲政、漢唐治亂之故、
衡對言、願陛下常以周公無逸爲龜鑒、則社稷之福、
上諭執政遣使至金球河南故地、衡奏湯邦彥有口
才、可充使、邦彥恨衡擠已、奏衡對客有訕上語、上大
怒、卽日罷相、謫授安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
使還、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仍詔衡自便、復官與祠、
年六十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論曰。史稱衡才智有餘。觀其敷歷郡邑。治行稱最。既登九列。措置兵事。革弊振衰。皆中機要。十年之間。位躋鼎鉉。參與密勿。可謂一時之選。夫承平之代。則獎端良。多難之朝。則重幹器。乃魚水之契。方深。而浸潤之譖。旋入。徒以一言之讒。竄逐至死。使有爲之才。老於煙瘴。惜哉。

范鍾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由武學博士、出判太平州、陞知徽州、召赴闕、累遷尙書郎、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

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上悅。尋遷吏部郎中。累官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四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蓋與右相游。侶不合。云。特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致仕。辭不拜。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時其家築室。猶未就也。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論曰。史臣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之功。而良德雅量。與村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頌

公之德者有云。衮繡之歸。問館於驛邸。此又無地起樓臺丞相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爲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蓋鮮。予考之史。誠然。然鍾以博士循資歷級。自卑而升。至於台鼎。君臣之契有終。去就之迹不忒。其持守亦可見矣。宋室南渡。吾婺居鼎鉉者七人。吾錄其六於名臣。重爵位也。若有玷青史。雖居樞府。難引爲桑梓之光矣。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甫。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右正言。劉漢鵬論史

嵩之不終喪、因言馬光祖奪情總賦、乃嵩之預爲引
例之地、乞勅令追服以補名教、遂罷去。起直徽猷閣、
知太平州、累遷戶部尙書、乞嚴下海禁、歷陳京師艱
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
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始至、卽以常例公用
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賦稅、養鰥寡、孤疾無
告之人、屬縣歲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
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仍拜端明
殿學士、荆湖置制使、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
登、王鑑爲參議官。寶祐六年、蒙古主入劍門、詔光祖

等進軍歸峽以援蜀。光祖乃移司峽州。與六郡鎮撫。向士璧迎戰房州。蒙古少却。光祖旣鎮楚。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積歲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建平糴倉以利民。公田法行。光祖貽書賈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遂召赴行在。以大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議賑。榮王府積粟甚多。光祖請發賑。謁王辭以故。三往不見。光祖卧客次不起。王

不得已見焉。以無粟辭。先祖厲聲曰。天下皆知大上
子爲儲君。不於此時收人心。其何以令天下。因出懷
中帖示之。某庄某倉積粟若干。皆歷歷不爽。王無以
辭。卒出粟活民甚衆。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
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
霄官。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先祖三
領建康。而政績益著。民建祠祀之。凡六所。咸淳三年
拜參知政事。五年以樞密院使兼參知政事。仍以紫
金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曰揚祖。擢朝散郎。知
平江府。兼發運使。

論曰。史稱光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及爲京尹。風節凜然。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可謂能臣矣。後世以光祖奪情起復。爲劉漢弼所論。至今不得列於郡學鄉賢。是則過矣。夫三年之喪。古今通義。至於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功實在半。濟之間。利害關一身之重。則雖忍淚飲泣。黽勉王事。君子猶將原之。考光祖總賦之時。國事倥偬。固不得與朝野清寧。懷祿賴寵。戀一官而忘三年之愛者比也。夫救亡之政。首先兵食。宋之季世。軍無現糧。民有

先祖以撫循之才。兼會計之任。豐財以足軍。

減賦以紓民。民之愛戴。同於父母。觀其三治建康。而政績益著。則雖張乖崖之撫蜀。何能遠過。使得如先祖者。十餘輩爲邦伯。則江南垂絕之緒。尙可再延。斯真一國之柱。豈但一鄉之賢。而議者如此。嗟乎。士不通常。變不足以論人。又豈足與議禮哉。

李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受學于朱文公。以鄉貢入太學。登泰定十六年進士。特奏第一人。除郡教授。陞國子博士。輪對辭意剴切。上嘉獎之。遷崇政殿說書。擢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言人主燕閒。則謹敬。

畏之心易縱。莊肅之容易弛。而復有宦侍之屬。導邪
勸侈。以惑上心。竊弄權柄。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
之阨。不可不慎也。理宗爲之改容。因言人主能容諫。
不能從諫。大臣能聽言。不能用言。言皆切中。會有星
變上䟽。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
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
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
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其言不激
不隨。上爲之傾聽。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平心持衡。
片去黨論。善類服其深識。時喬行簡爲相。大同以視

嫌累疏乞外。上諭臺端之命。朕所親擢。遂侍經筵。敷
文析理。極承恩遇。真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
鏡止水。不可作稿木死灰。大同謂不可兩字未安。蓋
此心原是活物。豈能作稿木死灰。德秀嘆服。按府志
原是活物。豈當作稿木死灰。豈當便是不可。有何未
安。如此則隨聲附和。德秀又何歎服。竊思豈當是豈
能之誤。修府志者攬改之。至修縣志則又以其義難
通。併刪去此二語。從仲先生語。自有深意。而爲後人
塗改滅沒。良可嘆悼。於此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
見作者難述亦不易也。
工部尚書。以寶謨直學士知平江府。改知福州。乞祠
提舉。太平興國官。爵金華伯。致仕。卒年八十有七。通
志云。大同資稟醇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望之使人

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民生。嘉熙端平之治。大同蓋有助焉。所著有羣書就正。羣經講義。通鑑隨錄。唐事類編。詩文奏議等書。

論曰。昔陽明子問魏莊渠曰。如何是本心。莊渠答言。心是常定的。陽明子曰。我道心是常動的。王龍溪曰。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這便是豈能作稿木死灰之義。人各有心。心各有體。試自參驗。當自知之。且夫人主之心。從欲則危。不必慮其過靜也。徇私則僻。不必患其耽寂也。不當作稿木死灰。非進君切緊之談。大同駁之是矣。然非深造自

得焉能道此。豈非邃學儒臣哉。

朱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初學於呂祖謙弟子葉邦、而卒業於唐仲友、紹熙四年親策進士、陳亮第一、質次之、廷對春秋大義、以復讐爲急、孝宗在重華宮、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入見、倨慢、上書乞斬之、時韓侂胄爲相、下詔北伐、質爲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悉、及師出無功、侂胄乃欲議和、質以爲和不可恃、侂胄怒、卽日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因果赦復

官予祠。差知道州。未及上。而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
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稿。

葉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
理之學。以餘力爲文。登慶元丙辰進士。從學歲至數
百人。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
授。嘗著論語講義。以誨弟子。曰。聖門授受之源。無過
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
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爲用於我。不使
况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章。樓昉。鄭性之。楊

簡、袁燮、皆器秀發、而於簡尤密、自謂有所啟發、得邊
詹顧葉四子爲喜、葉則秀發也、秩滿、丁母憂、起復、調
桐城丞、金人犯蘄、黃、桐城爲隣壤、萬目睽睽、不相保、
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
力致身之日、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爲
備禦、諜者至、擒而斬之、以殉、金人計阻、邑賴以完、制
閫以功、非已出、罪以擅斬、貶秩、再起、再奪官、秀發退
居、餘十年、無缺望意、獨憤李誠之寃、上書訟於朝、初
誠之爲蘄守、城陷、誠之舉家與一城之士皆戰死、議
者不錄其忠、反以不能全人咎之、故秀發訟言之、聞

者悅歎。史彌遠當國，人有桐城來者，言秀發守城功。曰：「微葉公，吾屬皆死，無桐城久矣。」彌遠因問參知政事宣繪，其言同。乃歎曰：「幾失賢者。」卽日起秀發，再擢知高郵軍。高郵淮東要城，時尙驛騷。秀發上五策曰：「防海道，審邊備，擇武守，練軍實，蓄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本。高砂三十六湖，水高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秀發建石礎，以䟽水勢，瀦洩有方，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先祖來爲守，構堂樊梁之隄，以祀焉。尋轉承議郎，旣上書致仕，力劾去貪墨吏，或勸止之曰：「不可，吾死，彼必殘民以逞矣。」卒年七十，囊橐蕭然，至

無以歛、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論語講義、外有易說、周禮說、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以清白世其家云、

論曰。朱仲文。葉茂叔。皆唐門弟子。有弟如此。其師之賢可知矣。兩人皆不負所學。居官蒞職。執義慷慨。而茂叔守桐城。風節尤著。宋潛溪曰。濂聞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謀事。未嘗不流涕而歎也。當金人陷斡。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賣

降之不暇。秀發官止一丞。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褒嘉。而顧以擯斬罪。是何道耶。宋之日微宜矣。季世君臣。白黑倒置。若此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賢矣哉。

康植

康植字子厚。世居金華。父曰仲穎。淳熙間進士。始遷義烏。仕爲尚書吏部郎中。蒞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而制置使史嵩之團結魚舟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歸。未幾除刑部

架閣文宇、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丞
相喬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
治最聞、三遷而爲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
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皆爲丞相、併連
及之、其言曰、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歛、以事
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
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
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
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
重罪之、丞相杜範極諫、謂憲臣言事、旣不用、又加之

罪。如天下公議何。上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菑。剔鹽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於建溪驛。積階朝奉郎。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徐僑同年。植早師僑。從遊最久。與同邑朱元龍。王世傑。皆稱高第焉。

論曰。徐文清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儒者之宗師。出其門者多所樹立。王魯齋稱植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遺則。嗚呼。婺州人物之盛。豈非師教。

之端哉

朱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平陽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殺縣卒獄、具力辯其誣、五董得不死、後皆爲名進士、他所平反類是、嘉熙元年、以縉雲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糧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悅曰、朱元龍好臺諫官、尋除宗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中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勢取乎、中官有求封建一云節者、事下、都司議力持不

可宰臣傳上旨命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不可改宗
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決元龍決之曰於法品官不
許佃民田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耶歲旱宰執勸上
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堦佛蘇軾且不爲可
以天子爲之乎皆方括兩淮浮塩致書執政曰朝廷
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閭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塩
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
萬民皆可痛哭流涕言甚切直先是史嵩之在督府
元龍劾其殺富民王倫之寃而活其子於是嵩之入
相矣乃出知衢吉二州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

既而鄭清之再入相、尤惡之、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徐僑、既又從四明袁燮遊、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爲臨安府觀察推官、

論曰。王忠文云。褊幼聞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不可犯。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爲許而欺世盜名者。可同日語也。

虞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得永嘉春秋之傳、由太學生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管戶部架閣文字、累官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復因上表、勸上愛養根本、忤其意、有旨降都官郎官、御史金淵、奉風旨奏寢、新命奉祠歸、退居東巖、十五年、丞相董槐力薦於朝、累遷尚書郎官、輪對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懣爲節目、援漢文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乞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奉大夫、致仕、所著成

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論曰。虞從道學有淵源。本資靖獻之誠。納約自勵。首先政本。受爵不苟。進退從容。有大臣之風矣。

王霆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祖豪、爲六義士之一、以捍禦功、補忠翊郎、攝縣事、授四明巡檢、霆生而壯偉、修幹長鬚、精韜畧、善騎射、嘉定四年、武舉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喜曰、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鎮江都統計議官、從其帥趙勝成、揚州、與敵接、身先士卒、大小一十八戰、皆利、進奪其壕、賊大懼、

時人以比宗澤、尋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以薦
召試爲閣門舍人、入對、侃侃言時弊、且陳恢復之策、
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用、升武功大夫、賜金帶、出知
濠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乃以
寔知光州、命下、卽乘夜冒雪疾馳遇敵、謝令橋大戰、
敵遂却、尋召爲吉州刺史、仍改知江州、乃辭不赴、丞
相鄭清之制置司史嵩之以書留之、不從、曰、士大夫
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再授閣門舍人、遷淮西
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十事不
報、差知高郵軍、尋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克沿江制

置副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等邊志一編、以上、差知壽昌軍、改蘄州、遺書丞相杜範、乞沿江置三城、以備邊寇、不報、尋卒、有玉溪集行世、寔嘗訓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世多稱之、孫安國、以門功、授成忠郎、宋亡元初、有江南人心未緝、署本邑尉、能布威信、以馭其民、縣民婁單等、聚衆據玉山、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行省右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世居玉山、悉要害、因詣軍前、陳設方畧、親入其地、誘單縛之以獻、兵不血刃、弼延至麾下、將薦諸朝、以親老辭、其後寧海賊楊鎮龍復據玉山、妄立稱號、安國覘其勢、曰、無能爲

也。趨義烏。遇官軍而潰。賊首就擒。安國爲人謹厚。重然諾。民有訟。不至令而求直於尉。鄉間賴以安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或設像而祀之。子奎嘉。皆以經學傳家。

論曰。王忠文之贊安國。畧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以功補忠翊郎。大父霆。起武科。守邊郡。嘉熙淳祐之際。朝廷深倚其功。卒官建州刺史。與本傳異安國能世其家。功在鄉邑。忠翊死。喬丞相行簡爲之銘。建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可不使少概見乎。予故私著之。以備闕逸。忠文之言如此。予觀

刺史公以武科起家。立功闔外。見險不避。遇事無
隱。始終一節。有儒者氣象。登之名臣之列。不愧矣。

王萬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隨父喬寓淮海、以濠州籍登嘉
定十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鎮江府、萬秉性忠伉、有大
志、究心當世之務、知邊防要害、時金初滅、鄭清之謀
乘虛取河洛、萬言不可、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
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詔罪已、使吳詠起草、因以咨
萬、萬謂國兵新敗、言之甚恐、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
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條具治邊事宜、遍告大

臣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屯田郎中因輪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存。在。心。之。天。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疏。食。敝。衣。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丁。歲。祲。盡。力。拯。之。民。聞。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尋。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尋。兼。崇。政。殿。說。書。輪。對。言。君。臣。上。下。宜。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

首論刑部尙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
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
宅之知平江府。又諭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
師入相。衆莫敢言。萬首論之。時枚卜已決。疏入。除大
理少卿。萬卽日還常熟寓舍。再遷官。皆辭。名赴行在。
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
叅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
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衆皆交論其非。上因思
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審諤古之遺直。爲郡廉
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特贈集英殿

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給其家諡曰忠惠所
著有時習編有易詩書論語中庸孟子太極圖說及
奏劄雜文凡十卷萬之學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
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
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
施論諫皆根於中心之誠云

論曰王萬之爲人理宗御札四語盡之矣然在郡
則五閱月而遽去立朝則三加爵而固辭民方有
父母之戴而忽舍赤子而逃君方有傾注之誠而
旋解印綬而去較之孟子在齊因有師命不敢以

請之義。毋乃少異乎。嘗觀宋之南渡。小人僨事。君子信道。僨事因懷祿。而營私信。道則難進而易退。遂至彼此兩無可恃。靡靡以至於亡。獨不思明道。程子之言乎。曰。王介甫爲相。君子盡去。所用皆小人。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此真仁者之言。南宋儒者。此道不講矣。雖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之家法也。於萬。乎何議。史稱萬立朝。謬奏論。剴切。謂天命去留。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宜居相位。言不見聽。解職而

去言行相顧終始不渝豈非介然剛正之儒臣哉。夫儒者論學同異之辨細及毫釐至其居心理欲之差謬以尋丈苟得如萬者以振起之浮僞之風庶有瘳乎。

厲文翁

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少保模子初名髯翁理宗改從今名登寶祐癸丑進士歷官至太府卿權戶部侍郎遷資政殿大學士階朝請大夫封東陽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少從葉味道學嘗服膺邵堯夫面前地要放寬之語既登第練習經濟上自陝蜀至湘漢下及

徐淮地形險易、攻守之宜、輪輓遠近、屯戍要害、莫不瞭如指掌、其在淮泗領郡、牧敵師薄城下、召將士語曰、此城自克復以來、守臣率畫堵自固、莫敢開門決勝、故敵日益驕、乃出其不意搗之、殺獲甚衆、越宿敵襲泗、勢急、公慮郡力單弱、會客師至、捐金厚結之、設伏以待、敵至、號舉伏發、大破之、乃遁、二城以完、於是拓砦增壘、制划車弩、飛山礮、以待民饑、發粟二萬賑之、四境乃安、因疏三邊形勢上之、其畧曰、國家南漕恃長江爲重、沿淮爲守、上倚川蜀、今經理西蜀、當使荆蜀二帥協謀、脩復襄漢、規取關中、斷其腰背、則漢

中之敵自遁。急據大散關和尚原之險。以維關中。庶幾西蜀可固。濱江之形勢。斬春當城於龍腹磯。安慶當城於宜城。鑿塹浚池。設重險。擇慈惠之長以安之。則兩郡山寨之民。襁負而至。何必假團練之名以籠之哉。山寨之民歸。任以耕作。我窖既盈。敵抄無獲。則狡計絀矣。如欲護長淮之形勢。則渦口夾岸青平山之故壘。龜山之舊堡。皆敵出入往來之地。葺復不容緩。浮光一城。當移卸水之築於霍邱。議者必以兵弱守濶爲辭。不知區處得宜。必不使三總所於遞年生熟券之外。倍有鉅費。疏上。上嘉納之。卒不能行。理宗

嘗稱屬文翁。人物甚偉。洞曉。事。由。淮。石。節。彈。除。浙。西。憲。十。年。屈。獄。莫。不。讞。決。時。江。潮。決。岸。乃。相。水。課。石。深。三。丈。許。自。辰。門。霸。子。椿。皆。其。所。築。數。世。賴。之。文。翁。少。壯。登。朝。晚。膺。茅。土。中。間。或。握。郡。符。或。踐。戎。壘。正。身。盡。職。不。爲。異。同。故。能。所。在。建。功。克。保。令。名。

金華徵獻畧卷之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按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三

唐龍

明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少學於章懋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剡城令邑故荒落屬流寇起橫燕齊間剡當寇衝每賊來攻龍輒集兵破之賊失利解去以功晉御史按滇嬖人錢寧者滇人也賜國姓弄權張甚雲南

衛指揮盧和寧義父也。爲金齒叅將，挾仇勘四平人死，燬其尸。事覺，論繫寧，迺爲奏辨，下鎮巡而別遣官錄囚。以寧指末減和罪，以無尸爲解。龍爭之曰：和殺人燬其尸，以滅迹，卽末減。天下酷吏，誰不能燬人尸者？龍持義甚堅，錄官氣沮。於是復下之獄，而故土府子鳳朝明者，又以殺人降土舍，繫獄。朝明急，迺行金二十萬於錢寧，乞免罪。且覬襲職，寧爲語撫鎮臣，集滇人爲奏請，龍不可。奏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驗封郎蘇天秀高其義，奏覆如龍言。人皆危之，龍亦不自意得生。再按江西，時宸濠初平，倖臣江彬等方擁禁。

兵毒其郭內外無完室。龍至亟請班師而藩屬前附逆者請托匿罪猶視事如故。龍名而數之曰。臣子事君有死無二。夫脅從罔治。謂凡民耳。汝等讀書若官食祿尊爲監司。早者守令。旣不能固封守。又不能明節義。奉頭苟活。尙得偃然居故位。爲權貴販卒耶。卽日收印綬列其罪於朝。又白諸有功者甚核。時王守仁以功高被謗不敢言。賴龍侃侃持之。江西以寧嘉靖中擢吏部左侍郎攝部事。時開國元勳若劉基李文忠常遇春鄧愈湯和等皆失爵百餘年不能復。龍按典制悉奏復之。俄改刑部尙書。會順天尹劉淑相。

以奏詰執政、坐重罪、移獄治、龍薄其罪、夏言憾之、乃請告歸、以邊警復起、爲兵部尙書、逾歲、晉吏部尙書、會夏言再入相、數以事齟齬、乃移疾乞骸、旬月間、累疏過激、於是上大怒、切責之、奪爵放歸田里、出都城二十里而卒、次子汝楫、登庚戌廷試第一、官修撰、陳寃請謚、得復官、贈少保、謚文襄、龍少師楓山、爲高弟、子作制、藝有名於時、尤精古學、爲文師左氏、班固詩法、杜甫襟度、豁如意、氣慷慨、與人言當世事、議論英發、聞者盡傾好、獎拔後進、經其指授、皆爲良士、旣登九列、家居、徒步里中、或曰、大夫不徒行、則曰、吾師、楓

山先生居鄉固未嘗乘輿也。所著有奏議及漁石集行於世。

論曰。龍學有師承。資兼雄畧。驥足始展。歷剛摧險。至於千里。迄無汗蹶。當其初試百里。卽能早建奇猷。坐收物望。至於階登豸史。啣命南邦。正羣小恣橫之日。乃君子側足之秋。龍則持義慷慨廉而不劇。攫餓虎之怒。奪其肉而拔其牙。卒能雪冤獄於沉灰。申王法於蠻服。直詞勁氣。凌厲無前。豈非儒者之剛哉。已而入亮天工。開府邊塞。耀兵千里。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龍其有焉。乃出則仗鉞臨戎。逢

大敵而不懾歸則舍車而徒見孺子而必恭學道
謙讓恂恂循謹知其薰炙於師友者深矣世皆言
學者空言而無實用殊不知功實茂著正不可以
無學楓山倡道羣賢蔚興功業則唐文襄氣節則
陸汝亨廉介則黃白露噫可謂極一時之盛矣

潘希曾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父曰璋由進士官四川提學
僉事士有山斗之仰父母之親希曾幼聰敏七歲能
詩文登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陞兵科給事中
故大監注直義男注鈺以父恩乞陞錦衣衛鎮撫

帶俸守塋，希曾抗疏論之，謂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
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
而欲冒他鬼之廕，疏入，中官切齒，正德初，上方狎昵
羣小，頗事遊晏，復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
佞倖，逆瑾啣之，乃差往湖貴二省，計處邊儲，時羣臣
奉差還朝，例賂瑾以免禍，希曾獨無，既還，瑾乃矯詔
杖之，闕下削籍歸，瑾既誅，乃以原官陞刑科右給事
中，奉詔持節往使安南，反命，陞工科都給事中，時內
官監奏請修大素殿，天鷲房費累鉅萬，抗疏爭之，不
報，仍陞南京太僕寺卿，時滁和之民苦於馬政，希曾

疏請易市馬爲折色民便之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勦惠州黠賊賴貴平之而泃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橫於江廣乃發諸路夾攻賊窮襲通判董鳴執之以邀撫希曾督戰益力賊大敗而鳴鳳獲全以功入爲工部右侍郎會河決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數十萬死者數千人功迄不就乃命希曾總督河道希曾議以漕渠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於是停概派人夫十數萬僅

用河夫二萬餘，不朞年而功成。既而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決口湍悍，舟至輒覆。希曾乃命穿故河三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以漸相屬。三日盡復其舊，人皆詫爲神論。功加俸，改兵部左侍郎，卒於官。贈兵部尙書，公號竹澗。所著有竹澗文集，併治河錄。子徽，以進士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程文德贊其家學淵源，忠孝奕葉，蓋潘氏之實錄云。

論曰：希曾蓋清潘後人云。潘氏自宋室南渡，代有名人，希曾一登仕版，便著風節，蹇蹇諤諤，獨立敢言，與權阉爲敵，擊之不勝，削職受杖，蓋已與死爲

隣矣而剛正之氣、瀆死不衰、一踐戎壘、劇寇蕩平、繼總河隄、橫流底績、人有平土之樂、戶鮮焚掠之危、立言立功、其兼之矣、卽古之名臣、何以加茲、吾婺舊族簪纓之盛、所在多有、至於羣賢踵武、則惟金華之王氏與潘氏焉、王氏濟美、一時並興、潘氏多賢、歷朝間作、此雖山川之靈、亦其家學茂也。

趙志臯

趙志臯、字汝邁、號澱陽、蘭溪人、嘉靖己酉舉於鄉、從錢緒山王龍溪學、至隆慶戊辰、始中進士、以鼎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時江陵柄國、欲羅致門下、志臯

不往奉命冊封吉藩，賜與皆不受。克經筵展書宮，教習內書堂，與修實錄。時首輔張居正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多得罪，編修吳中行、趙用賢繼之，旨未下。志皐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冀遇吳、趙之禍。中行用賢卒廷杖，一切劾疏不付史局。志皐以執掌堅請之，疏言紀錄當從聽史臣以防專擅。江陵惡之，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攝臬篆，持平不阿。京考被察去，濱行吏進羨金，却之悉簿報焉。旣歸，隱靈洞山，頗修飾亭宇，搜剔巖壑，築陂池，植花木，賦詩自娛，有終焉之意。尋起爲解州同知，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而至吏部侍

郎時上久不視朝，志皐疏請保護聖躬，遂特旨入內閣開局修正史，請復建文君年號，大意謂國可滅，統不可滅。既而兩宮災，引漢相以災異策免故事，自劾，併請舉修省實政，上俱優詔答之。居首輔十餘年，屢疏求退，上皆慰留，不允。既卧病，時有曹御史者，以直言論罪，從枕上草疏，極力營救，卒。謚文懿。所著有六虛堂稿，克己主靜立志諸箴。

論曰：自江陵柄國，慘受誅夷，神宗以抄錄大臣爲聚斂之上策，宰相恂恂循謹，權歸六部，鮮有能自力於勲伐者。志皐在閣十有餘年，不植黨，不專權。

適值西邊納款。海宇寧靜。清勤恭謹。上下安之。以功名終。鄉人稱榮。蓋亦居官奉法。保族寧家之賢相矣。

虞守愚

虞守愚，號東崖，義烏人。嘉靖癸未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皆有惠政。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初命督京通等倉時，會通河始成，凡漕運倉場夙弊，悉咨訪釐革。收支稱便，守船旗卒，以隆冬隆凍，不得歸，饑寒載道，爲奏請賑給，多所全活。會都御史王■以救議大禮，諸臣激上怒，上䟽援之，廷杖幾死，差按福建，嚴重不可

干以私、閱事九年、陞大理寺左丞、以母老、疏乞終養、歸半月而母卒、服闋、乃就原職、歷左少卿、陞左僉都御史、督南贛等處軍務、至則擒劇賊王五葛、老虎等、四百餘人、諸洞皆平、又奏復長沙營、築黃鄉城、設羊角水堡、諸巡檢司、遷瑞州文信公天祥祠、特祀誠意伯劉基於高安、黃少叅宏死宸濠難、建報功祠、以祀之、並祀新建伯王守仁、仍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值歲大祲、奏請發粟賑貸、蠲復差糧、存活數萬計、時夏言柄議、請貲勅弋陽行府、守愚不從、轉大理卿、仍被劾聽勘、事白、起南大理卿、遷刑部侍郎、遂致政、歸榜

所居曰留餘、守愚篤於孝友、弱冠失怙、居於葉廬十
年、毋徹其廬竈、強返焉、母卒、仍居葉廬三年、家居足
不躡公門、鄉里有爭辨、片言釋服、終日危坐、書齋無
惰容、非六經性理不言、接人以恭、雖貧寒幼穉、不敢
侮、有不協於義、則嚴諭之、既貴顯、急於敦族、建宗祠
封祖墓、置田以贍姻族、捐租以助學校、置常稔田於
外祖墓側、以供祀事、振窮卹乏、年八十七、卒、賜祭葬
如例、所著有東厓文集、虔臺拙稿、藏於家、孫德曄進
士、官至辰沅兵備。

吳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號堯山義烏人百故爲伯按楚時神宗御筆改從百朋少儻有大志家故貧幼失恃數從外舍讀饋不繼同舍生往往傳食之赴郡試敝履布袍襪褻意豁如也登嘉靖丁未進士由江西永豐令擢御史巡按南直方行部而倭寇猝至維揚時淮卒浮湛肢解叅將或單舸竟遁公急至督撫署而督府方病悸闔門不出公責以觀望督撫曰老憊不任兵事以符印納公所公曰當官不避難遂調兵料食夜治文檄賊晨而傳焉而公已授兵登陴矣門者受督撫令弗納民公亟傳啟闔所全活數萬人薄暮出

奇兵三千人，殲其前隊，賊氣奪而遁。捷上，皆撫以下，俱逮繫。而公獨蒙褒詔，賜金幣。朝廷嘉其能，改按湖廣。凡所以鳩楚者，無遺策。大城樊口，以障襄陽。晉大理寺少卿，尋以右僉都御史撫虔、虔、界、江、閩、桂、粵之、交、地、獷、悍、所、在、遁、逃、數、時、潮、倭、與、山、寇、相、表、裏、諸、獯、挾、倭、自、重、數、爲、鄉、導、躡、內、地、各、聚、亡、命、築、壘、署、長、稱、王、連、數、千、百、里、布、中、詞、伺、察、公、府、動、靜、當、事、諱、之、輒、撫、旣、受、撫、復、亂、倭、內、倚、山、寇、勢、益、張、百、朋、曰、不、盡、除、山、寇、海、患、未、息、急、集、兵、令、諸、將、廣、設、購、賞、偵、賊、出、沒、適、奉、詔、討、倭、而、香、寮、寇、楊、益、乘、間、流、劫、殺、縣、官、百、朋

勒兵勦之，疾趨火菁薄，搗之，不浹旬，破巢四十，擒楊益。倭聞失楊益，大震。合衆二萬，據泅水而營。百朋厲諸將擊之，潮陽大破之，連戰皆捷，斬首千餘。倭連舟遁，于是進勦平樂，始興，程鄉，黃沙，皆破，擒之，遂會師漳潮。凡山寇之築關據險者，以次蕩滌之，民爭上巓酒爲壽，請乘勝以臨三巢。三巢者，下歷岑崗，高砂也。方七百里，本儂智高故疆，諸寇之根本，議者欲會各省兵夾勦，步三十萬，儲峙百萬，百朋上疏請獨任，止用虔兵，留嚴氏籍產，變餉二十萬，報可。於是移鎮下歷，倍道潛師襲擊，凡三十餘戰，皆大破之，斬獲無算。

遂覓支徑入鐵坑銅鼓嶂諸巢火之斬其魁凡七旬
地定諸將請攻高岑百朋曰下歷稱王奴使二巢下
歷舉餘峒膽落自服矣遂班師而高岑果請死願就
吏於是量其要領置邑曰定南以撫之捷奏加二品
俸蔭一子虔人祀之新建伯王守仁祠已而隆慶改
元晉大理寺卿等改兵部右侍郎而撫虔如故戊辰
入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已晉北京兵部左侍郎時俺
答初歿輔臣高拱大修疆政萬厯改元以本官賜飛
魚章服奉勅閱視宣大山西三鎮邊事奏築宣鎮內
墻爲雉二萬二千五百有奇敵臺七十座築大同內

外牆、圖上防邊便宜。十五事皆報可。時政府嚴重，百朋在邊有所奏，褫忤江陵意，予告歸。萬曆乙亥，起家爲南京右都御史，兼署刑部事。丁丑，晉北京刑部尚書，卒於官。諡襄毅。百朋爲永豐時，形軀清羸，及爲御史，骨貌忽壯，魁然稱其志氣。通籍數十年，所居第僅堪旋馬，閣中衣被無值百緡者。虔事竟，官籍其獲，奏之，致其羨十七萬金，却不受。封輸藩司帑，生平在鄉，不以尊貴加人。及居官，凜然見風采，爲副樞時，有戚畹初賜爵，故事當屬橐鞬，長跪階下，樞鄉坐受謁，寮長欲止之，百朋曰：「此制也。」竟受謁。自南臺召入，江陵

柄國體統尊重。九卿以事謁，中途下輿，騎而詣門，百朋獨輿而往，自若。江陵以兵事詢百朋曰：事固有急於此者，今大獄數起，如某某者，咸以微罪文致，當平反。江陵愕然。然百朋舊勲老臣，卒弗之傷也。

論曰：予讀毛西河先生後鑿錄，載明朝兵事甚詳，不及百朋，頗疑本傳有所增飾。繼考義烏志，凡本傳所載，或據三朝實錄，或據嘉隆聞見紀，或據天下人物考，或據巡按御史李邦華請諡疏，乃知所載不誣。蓋百朋傳乃其孫之器所撰，之器宿學工文，雖稍有裝點，而叙事必覈，迹其勲伐，誠可謂封

全書卷之九
疆柱臣果爾幾與韓雍任環輩爭烈矣

戚雄

戚雄字世英號雪厓金華人按察副使昂之子登正德辛未進士爲建陽令約已以愛民剪惡以植良置學田以養士減支應以紓困建人德之祀諸名宦祠旣調南海其所以治民猶夫建也政最擢江南道御史巡江宸濠反南昌密布腹心江淮間相響應雄聞變急如儀真調兵防守諸要害上下長江歷暑兩風濤甚瘁濠就擒始解時南京守備太監恣橫虐官民雄奏請除之又條防河患疏運道足邊餉等事多見

施行嘉靖六年妖人李福達從亂被獲謫戍逃匿變姓名曰張寅納級爲指揮以黃白之術遊武定侯郭勛家巡按御史馬錄察知其實飛章劾勛藏匿叛賊勛揚乞恩輸罪而徐爲寅辨其誣上入其言乃命三法司會訊于是刑部尙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確訊具獄如錄言不誣上大怒以爲朋比罔上命桂萼張璁方獻夫攝三法司事復鞠萼等阿上旨白張寅之枉而罪馬祿上欲誅馬祿以楊一清之言得免死戍邊方獄未定時舉朝閤然雄乃抗章劾郭勛之朋黨李福達之克逆有旨逮捕繫獄是時

也。承審官及上章劾勛者，死於箠楚，杆狴十有餘人。餘或遠戍，而雒得削籍歸家，遂不起。雒爲人端謹，不妄談笑，銳意力學，至易簣，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鄙見日抄、婺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論曰：世宗之朝，大獄頻興，而李福達一案，力護妖賊，誅鋤大臣，千古駭聞。至今猶爲不平。雪崖奮不顧身，侃侃立言，櫻柄臣之怒，而披人主之逆鱗，得保餘喘，蓋亦幸矣。桓帝刊章，鈎捕皆漢室之忠臣；徽宗立碑禁錮，俱宋朝之君子。嘉靖欽明大獄錄，罪之人，非皆一時之賢士乎？予故列雪厓於名臣。

云

金澗

金澗字汝東、號松澗、東陽人、嘉靖甲辰進士、由江西
秦和令、陞南京山東道御史、兼署河南道印務、時御
史文希儒、以掣塩征商規利、澗廉得其贓銀一千二
百兩、飛章舉劾、曰鑑不昏而後能照人、水不垢而後
能濯物、京師輦轂之地、希儒風憲之官、其贓如是、是
使天下縱欲干犯、蔑知有三尺法也、臣寧負同官、不
忍負陛下、疏入、下其事於冢宰、冢宰李私希儒、諸御
史亦以同官相戕賊、失大體、議末減、上不可、命褫職

聽勘冢宰乃令希儒疏辨。下其事於南部都察院。有從公考察之旨。終以冢宰故。欲袒希儒。而兩調之。漑慨然曰。與其無罪而回籍。孰如忤勢而申志。遂有大臣黨惡。變亂是非之疏。畧曰。當官有不容廢之法。而居官有不容已之義。今希儒。職惡如是。彰露。臣之彈奏。如是。剴切。累奉明旨。提問考察。已洞悉其奸。而天官庇其所私。必欲調停。使臣回籍聽勘。若南京都院。河有哉。宸翰傳宣。褒如克耳。天官私書。奉若著蔡。母論刑憲。爲國家大典。銓衡乃中外仰承。而天下之理。惟有是非兩端。天下之人。惟有賢不肖兩途。黑白界。

眼燦然分明如之何而可以調停也假使宗社安危所關治亂樞機所係亦將不審別其是非而苟幸旦夕無事已哉臣願陛下亟誅黨惡以昭是非之公放臣歸田以釋羣邪之妬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疏入有朋比黨護非大臣之道之旨明年陞四川按察司僉事仍改調閩之漳南漳南隸虔州多盜濶宣布誠信而廣之程鄉寇梁寧乞降濶以武平具寨之地接連江廣爲巨盜出入噤喉請移置武平巡檢於其處築城堡控扼之一方以寧而他賊首鄭七等十餘人皆就擒捕惟巨魁張璉最後賊黨郭玉鏡來降願擒

璉自効、明日、泐帥師突之、果擒璉、捷聞、賜白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遷叅議、時左司馬汪道昆、開府三山、推爲監軍、軍事一委之、道昆去、代者疑其專、遂謝事、會惠潮兵備缺、輔臣重念前功、司馬譚綸又推轂焉、馳勅起家、使兼程至任、比至、移檄羣盜、令其悔禍、於是蛇江盜魏朝義、焚寨降、散其黨千餘人、艚船衣甲兵器悉入於官、而莫應敷、黃瑋、劉興策、俱就撫、所收船隻衣甲兵器稱是、先是海寇林鳳、聞夾勦遠遁、至是亦降、惠潮縉紳士庶、作頌以紀其功、初泐在汀漳、衆議欲撫、而卒以勦靖汀漳、及至惠潮、衆欲夾勦、而

卒以撫靖惠潮。蓋由策中機宜。風采可畏。愛故所至。奏功如此。尋以河南布政司引疾歸。明年卒於家。幕府上其功。賜金旌焉。潮之居鄉。非公事不輕造郡縣。若名義所在。則毅然任之。鄉人無老少。皆致敬焉。

論曰。松澗在臺。豸冠峩峩。氣厲風霜。思欲一掃貪墨。首先同官。至於披根發窟。並及冢鄉。亦可謂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避權貴者矣。至於身被繡衣。持斧捕賊。漳南之間。蠻海之奧。據嶠負固。分部署長者。莫不連頸受誅。蕩滌無遺。及其備兵惠潮。符檄遙傳。羣盜望風披靡。投戈解甲。面縛軍門。俯首

請降者接踵而至。數日之間。餘黨解散。巢穴爲空。此雖機算得宜。措置之善。亦其平日之風采。騰播海外。有以預懾之也。士貴素自樹。至於實大聲弘。遠近流布。以之任事。則破竹之勢成。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矣。

徐讚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治乙丑進士。知棗強縣。巨盜劉六等流劫郡邑。讚繕兵城守。賊不敢犯。民饑。募賑。身自捐俸。爲富民倡。富民激於義。爭先發廩。全活萬計。治最。陞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饒長蘆。兼巡河道。劇

盜楊虎、橫於開濟、讚以計擒之、械送京師、巡按江西、時寧王宸濠、隱畜異圖、潛結湖盜、以自樹、讚至、即勸殺徐九齡等數百人、剪其羽翼、尋爲蘓州太守、而宸濠反矣、讚乃治兵料餉、大出戰艦、列兵長江、爲上流聲援、濠挫於安慶、不能直窺南都者、讚與有勞焉、讚之按江西也、疏請寬逋負、罷徵徭、平寃獄、甚著風采、其守蘓州、則抑華奢、剔奸蠹、課士惠民、百務釐舉、以政最、陞河南左叅政、而守蘓如故、在蘓凡七年、蘓人德之、見諸歌頌、曰存心寬厚、有三代長者之風、治行循良、得兩漢牧民之體、乃祀諸名宦祠焉、仍授江西

左叅政陞貴州按察使尋改湖廣又調雲南時土舍安銓叛讚造招安小旗千餘令各執聽撫以陰誘其脅從之黨賊勢遂衰已而土舍張朝文繼叛與安銓連兵進窺省城上下震悚讚挺身登陴諭以朝廷威德給以退舍卽勒兵擊之俘獲以數千計以功陞本省右布政使仍陞左布政使以母老疏乞歸家終養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撫河南值歲饑盜起乃條陳救荒三事曰寬賦斂以安人心廣賑卹以救民命嚴備禦以禁強梁又陳便宜四事口處歲派以資額用均地糧以蘇民困移水次以便兌運

虞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陞工部右侍郎丁母憂歸屬疾卒讚賦性寬厚度量汪涵終身未嘗見有怒容人比之劉寬婁師德云

論曰民爲國本盜爲民蠹治國者在養民養民者必除盜盜亦民也有所迫而盜者宜撫龔遂之治渤海是也有所恃而盜者宜勦虞詡之治朝歌是也徐侍郎旣登仕版屢秉使節一握郡符渤海朝歌之政兼濟並行或渙其羣或獲其醜養民於未盜之始以絕亂萌除盜於害民之後式遏寇虐使循良之聲載道俎豆之歆永存積有勲階以至八

座卽古之循吏何以加茲

李學道

李學道號愛泉、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授丹陽令、以廉能稱、丁父憂歸、貧不能舉其喪、仍授徒自給、在丹陽時、嘗雪冤獄活之、旣離任、其人以百金酌學道、曰、汝於法當活、非我活爾、且爾贈金爲德我乎、曰、然、曰、汝旣德我、則不當以金污我、卒辭不受、服除、特拜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中城涓人爭治宮室、蓄倡童、四出牟利、學道悉逐去之、會內使許義挾利刃闌入民家、取財物、復執而笞之、繫諸獄、羣璫怒、聚於午門、俟

其退朝、邀而毆之、敗面、諸御史俱上疏論、宮府洶洶、莫適爲勝、大學士徐階言於司禮監尙文、逮治其首惡三人、杖之各百、發邊戍、餘各杖六十、謫佃孝陵、而學道亦以擅笞內侍、調外司理廬州、仍以部郎補出、東青州太守、十餘年、滯獄一讞而決、黠吏大豪皆屏迹、然治尙恩信、不專懾以威、而懷磚之俗、一變、嘗登泰山、觀日出、飄然有遺世意、會入覲、感疾卒、卒之夕、故人俞生夢公冕旒袍笏曰、上帝命予主岱宗、缺風雷使者、願以相煩、俞寤而惡之、未幾計至、益恐、不數日亦卒。

論曰。青州生秉嶽氣。死爲岱神。迹其雪囚還金之義。雖胡威之清。何以過是。及爲冢史。項挺危峯。面如寒鐵。履虎而啞。亦幾危矣。時以總憲王庭之翼。庇僅乃全生。繼以閣臣徐階之調停。纔得釋議。一則予杖以存憲體。一則謫官以謝中涓。於理允乎。夫中城執法。職在于擷。御史緝奸。而內侍得以橫加椎擊。明之紀綱掃地矣。閣禍接踵。以至於亡。宜哉。

王崇

王崇、字仲德、永康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以讜直稱。寇犯寧夏，總兵趙英退，留敗績。欲以賄免，命崇往勘，正其罪而還。謝駙馬侵馬場，崇巡青州，舉發之。詔遷縣官。崇在臺，貴戚嚴憚，出爲廣東僉事。轉山西副使，備兵井陘。崇親簡閱，明賞罰。兵雄諸鎮，有緋衣金帛之賜。轉湖廣參政。時諸苗攻陷印江，崇破之。遂聽約束。陞貴州臬司。尋轉山西左藩。以夙望擢中丞，巡撫山西。崇旣受節鉞，慨然以保障爲己任。繕城郭，厲將士，倡勇敢。嚴斥埃。寇至輒以捷聞。召貳兵樞。嘉靖丁巳，湖廣川貴苗民反，廷議推老成練達者，往平之。乃命崇以原官出鎮。二年，苗穴底定。磨一子。

以疾致仕。卒於家。崇爲文。汪洋灑瀚。爲世所重。有集若干卷。行世。

龔一清

龔一清。字仲和。號日池。義烏人。一清少力學。裸股。肱。荷。畚。鍤。治農事。畢。則挾策讀書。不輟。萬曆庚子。以春。秋。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河。東。道。監。察。御史。會議。從。祀。孔。廟。詔。集。九。卿。科。道。儒。臣。於。廷。禮。部。設。簿。令。各。親。書。去。取。次第。總。不。出。陳。憲。章。王。守。仁。胡。居。仁。三。人。時。沈。宗。伯。與。北。地。諸。公。意。多。不。在。守。仁。一。清。出。揭。爭。之。云。從。祀。之。典。重。學。術。也。有。用。始。可。言。

學有真切用功處。始可言實學。守仁曰。致知本大學。致良知本孟子也。致吾之知。時時有實功。日日有實用。無爲不爲。無欲不欲。如此而已矣。自宋以來。真切篤實之功。獨此爲庶幾焉。謂宸濠一節。心事難暴白乎。則楊虎作亂。孔子不拒其饋。佛肸公山已叛。孔子欲往。其召卒致三都之墮者。此不拒。此欲往者也。守仁手除宸濠之逆。顧不足自暴耶。謂行事多權謀乎。則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少正卯魯之聞人。而以後至誅。孔子亦權謀耶。謂入於禪乎。則功業文章。昭昭掀揭。禪宗其若是耶。謂其有議不可以從祀乎。

則孔子不足於黨人。致毀於叔孫。誚於東門。愠於子路。沮於晏嬰。子西。何害其爲孔子。雖以朱陸大儒。且自相阨。何朱陸之並祀耶。若曰居一廬。操一牘。置其身於無用。懸空言以待人。必如是無議而後從祀。天下萬世亦何賴於斯學哉。至甲申而並祀之。議始定。一清在臺。有聲旋巡按福建。應天。久之出爲江西參議。尋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南韶。所至以身率屬。執法不撓。未幾被劾去。南韶父老挽留不得。爲立石紀德。越二年。起爲廣西參議。分守右江。右江蠻獠盤據。出掠無常。懷遠令至。不敢至縣治。僑寓郛城。遙受

符牒一清至、視賊所出沒、立堡數十控扼之、又大料
兵天河等邑、修懷遠故城、夷獠弭耳、革面帖帖、不敢
動、遷雲南副使、兩臺使者上其狀、且曰右江多事、一
日不可無龔一清。詔以副使兼舊職、仍守右江、再加
三品服俸以示旌異、而一清迄用勞瘁、卒於官、是爲
壬辰。一清軀幹不逾中人、胸懷洞白、無城府、山立鵬
視。語必伸其所見、掀髯奮袂、絕無澳澁矯飾。當官遇
事立辨、無所委曲。以此見重於時。而其不盡得於人
者、亦以此。居家均財推產、建大宗祠、立書院、所著有
經世名言、宦中散帖、漫塗錄、和聲編、旣莖、蘭溪陸可

教爲之銘而縉雲李志表封曰正直君子之墓

論曰。鄉先生永康程叔明云。士不遇而無民物之憂。爲完人易。既遇而有劬勩之責。爲完人難。王文成公鋤亂攘夷。勲猷充塞寰宇。而從祀之請。廷議紛紜。疏三上而三報罷。胡居仁深居巖穴。足跡不出戶庭。兢惕檢身之餘。無一事可稱說者。有司一請崇祀。而廷議翕然。祀典遂定。夫文成之學。體用兼全。而從祀難於登天。居仁之學。有體無用。而從祀易於反掌。此何以故。居仁之所事在修身養性。孝友盡於家庭。而實德完矣。其爲功也約而易。文

成之所事。在濟世安民。一夫未得其所。而職分虧矣。宜其不免於紛紜之議也。讀龔公之疏。亦可以釋然矣。不謂至今猶有以禪學詆訛者。夫所惡乎禪者。謂其耽空守寂。無濟於世也。使禪而盡倫盡物。有功於世。於禪何病哉。

張元諭

張元諭字伯啟。浦江人。少好學。博通經史。尤通於春秋。登嘉靖丁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持正不阿。以廉介自礪。奉命董修內厰。內官覬多估工料。以入私橐。元諭拒之。從公估報。工完。計其羨以歸公帑。時

有誣元論以他事聞於銓司者，銓長面詰之。元論不辨，事仍白。誣者喙息。銓長服其雅量，轉本司郎中。同舍郎袁應樞相嚴嵩婿也，啖以美官。元論曰：「此豈爾婦翁家物耶？」嵩子世蕃以任子官尚寶卿，兼工部侍郎銜，舊例兼銜官於部堂無公座。部僚議創設公座以結世蕃歡。元論以祖制爭之，事乃寢。世蕃啣之，及楊繼盛以劾嵩見殺，元論素與繼盛善，哭而祭之，祭文慷慨悲惻，無顧忌。嵩父子愈益惡之。左遷常州通判，尋丁父憂歸，起復，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所至皆清白守正，咸著政績。擢雲南憲副，奉表至京，以疾

卒於途。元論居官清正，於鄉人有恩。所餘俸祿，皆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一時儒學名臣，若羅洪先、鄒守益，皆禮重之。所著有詹詹集、蓬底浮談等書。論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言君子小人，各以類而聚也。分宜當國，如虎據岵，椒山受戮之日，正君子側足之秋。除王鳳洲、吳明卿、三四密友外，誰復有過而問焉者。元論不避殺身之誅，而做欒布之義，難矣。矧羅念菴、鄒東郭，皆一時魁儒，交相許可，非君子人與。

許綱

許弘綱、號少微、東陽人、以萬曆庚辰進士、官績溪令、調繁金壇、時金壇折田二十餘畝、每歲官民賠納、以足額糧、綱知弊在隱匿、因設鋸筭、許民得匿名互相發覺、卽據所告覆杖、隱畝盡出、頓完舊額、以卓異徵、官兵科都給事、上直陳兵事、慎選邊材等疏、言皆切近時務、歷官至順天府尹、時內使王朝以煤稅激變、言官合疏請免、有旨撤回、王朝其內監原差官窻照上林苑監事例、徵稅進用、而總理內使陳永壽、併及新開民窻、概以官窻徵之、煤丁逃竄、京師煤絕、羣情大擾、綱一再上疏、不聽、三四爭之、言益峭直、禍

且不測、然卒用其言、明年竟罷煤稅、畿輔大悅、未幾奉命巡撫江西、以父艱乞歸、尋起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以戎政尙書召、不赴、俄拜南京兵部尙書、仍乞歸、遂不起、綱爲人清不絕物、和不溷俗、旣歸里、脩然山水之間、頗治園圃、藝花竹、日與山叟田父談說桑麻、脫畧儀檢、詼諧談笑、無有貴賤老幼、莫不歡欣悅慕、若儔輩之相與、忘其爲達官貴人之鄉居者、年八十、賜存問、卒贈太子少傅、予祭、所著有家禮纂要、三垣疏草、羣玉山房稿、省心劄記、諸書。

論曰、予讀少微公省心劄記、有云如今士大夫。且

莫想宜聖廟中。喫得肉。先要想閻羅殿前。過得堂。有味哉。斯言乎。明昭可欺。冥理難逃。迹其所言。皆實。怨篤厚之論。吾婆勝國華鬪。多零落不振。而許氏至今。獨爲殷盛。士無論經世安民。卽欲傳家永久。亦莫不有學問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金世俊

金世俊、字孟章、號稠原、義烏人、萬曆甲午舉於鄉、讀陽明子羅近溪語錄有會、李兄羅材、聞其好學、寄以書要一部、至會稽、與董懋策、陶望齡、論學甚契、丁未登進士、觀政吏部、己酉分考順天、明年授中書舍人、

天啟初、歷官至考功郎中、先是萬曆中、部推故事、多中格、歷署久虛、至是一變更番添註、鄉寺無坐處、而未任者、輒推陞以那缺、世俊疏言、鄉寺中久不赴任、而宜引年者、請令致仕、以遂其高、自此上任如期、遷轉有序、添註亦稀、仍轉文選、時官方冗甚、在內有講讓捨之謠、在外有保討跑之誚、值趙南星爲太宰、世俊疏自京堂巡撫部郎藩臬、以及郡邑、一切銓除、查照定規、臚爲定格、一時稱便、旣而魏忠賢竊柄、朝臣爭出其門下、世俊乃謝病請告、南星使四司官挽之、不得歸、過姑蘓、時周順昌家居、步訪舟次、曰公申明

卷之九

銓法一疏、真碩畫也。吾手自抄錄。乙丑起太常少卿。時河南道倪文煥、魏忠賢黨也。劾太宰李宗延。因及所推朱世守、米萬鍾、併及世俊。言世俊爲左光斗魏大中私人。於是宗延罷。世俊與朱世守、米萬鍾俱削奪。行本省撫按勘覆。崇禎改元。魏璫伏誅。以原官起用。仍陞大理寺卿。時上方任法。刑官問擬不當。輒予杖。大司寇亦下於理。世俊疏云。大理寺司平駁。凡刑曹所讞諸獄。牒送過寺。協於律者。允之。畸於律者。駁之。漢臣路溫舒云。治獄之吏。惟欲人死。自安之。邇在人之死。乞勅所司。一應刑獄。一準諸律。毋以意爲出。

入。則刑官不必用意於揣摩。臣寺亦得憑依於信度。會六月早、有旨熱審、世俊疏理獄中一二罪臣、於是詔釋錢龍錫等於獄、辛亥陞工部右侍郎、提督陵工、裁省工費十餘萬、轉左、仍以德陵告成、加尙書服俸、署部事、上於御屏書天下三清官、而世俊第一。未幾給二品誥、廕一子、時內臣張彝憲奉命總理戶工部務、多受商人金、請將監儒、撥納銀二百萬、撥給歷欠本價、世俊不可、彝憲曰、只出監儒空劄數百張、每名作四百兩、何故不可、世俊疏稱彝憲題請諸商、歷欠錢糧二百萬、兌支監儒、此魏忠賢冒濫之餘弊也、且

其言謂不必發銀。只出監儒劄付。每名作四百兩。聽諸商隨便填給。臣謂此甚不可。利權悉入商手。則招搖填給。援納必少。不惟工窮而戶亦窮。一填便是監儒。則事例濫觴。雜選必多。不惟工病而吏亦病。於是彝憲令諸商告世俊子漢芝。而置諸獄。疏白得免。而世俊力求退。卒於家。世俊晚年於學有得。謂紫陽從分。不可無陽明之合。而學者又不可不知合中之分。作四書宗貫錄。又有寧我錄。藏於家。

論曰。稠原執持介介。當官任事。不爲依阿。澳恣之行。非其學有源本焉。能如是。始則聯聲氣於李材。

陶望齡之倫。繼則受擯斥於左光斗。魏大中之後。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其立朝之梗概。可得而想見矣。

王世德

王世德字長民。永康人。萬曆辛丑進士。初任同安。陞工部主事。轉郎中。典試山西。出知黃州府。民有以病魔告者。世德禱於城隍。忽一童子。斬泥神頭以獻。曰：「魔已伏誅。病者痊。」未幾擢湖廣副使。備兵下江。屢擒大盜。遷右叅政。尋監軍貴州。苗帥安邦彥謀犯省城。世德請駐節威清。待之。邦彥圍威清。世德募敢

死士禦之、會大風、遂破賊營、賊皆驚散、陞貴州按察使、仍監軍平苗寇、陞廣東左布政、以弭鍾凌秀之亂、朝廷嘉其功、賜帑金、時海寇劉香老謀犯省城、總督熊文燦統兵討賊、世德調閩將鄭芝龍夾擊香老於洋、香老溺死、事平、叙功、會雲南巡撫缺、銓部擬上帝曰、豈有知兵恤民如王世德者乎。即日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去廣時、庫中羨金數萬、世德悉籍以充軍需、抵雲南、牝妖萬氏聚黨爲亂、世德築堡建屯、諸逆斂迹、方謀進討、以疾卒於官、贈兵部右侍郎、賜祭、世德歷宦四十年、廉謹謙恕、家僅中產、割膏腴以

奉公祠所著有左氏兵法若干卷

論曰長民筮仕適魏璫相政而陞轉外僚得以始終一節建其勲伐垂歿遺書篋藏兵註夫國事倥惚正臣子枕戈之秋魚麗鶴鷺之陣詳於左氏觀其著撰其有伏波馬革之志乎

張應槐

張應槐字汝植浦江人萬曆丙戌進士授饒州司李五年凡大辟戍徙原情按法多從末減秩滿遷樞部主事會有言官忤上意特疏救之尋補武選郎疏兵事數千言皆中機宜後遼左事興僉服其先見轉閩

兵備未赴。上疏十餘款。其一以宰相天下樞衡。當推誠布公。不宜招權聚黨。其二以儲貳天下大。太子。髫年。宜選左右前後之人。格以日新之學。又以弗補。大僚。弗黜。按差。弗召。對弗視朝。語甚切直。當事嗾言者中之。遂不待詔歸。仍起楚屯。葺水利。叅政。築堤防。濬水道。水故從楚藩宮出。宮實寒。城中苦潦。應槐首清之。始諸薦紳。繼及王宮。王怒。開諭再三。王始悟。功遂得竣。三年。晉粵憲長。正已奉屬。墨史望風解綬。後攝海道條防海十餘策。上之。方欲召用。而竟以疾卒。著有存養錄。鳳山博議。續浦陽人物志。祀郡邑鄉賢。

楚中名宦

朱之錫

國朝朱之錫，號梅麓，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常歷編修。至正詹，遷吏部右侍郎，令清理庶獄，悉心平反。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時運河夏淺，而黃河秋決，之錫巡視地形水勢，暑不張蓋，寒不襲裘，或塞或疏，各得其宜。慮民夫苦吏呼，乃爲短歌使道，鐸巡行諭之，皆踴躍趨事。凡數十年來，淤塞決口皆相度經營，河功告成，漕艘無沮。時濟淮大設法賑濟，全活甚衆，仍請留廣積二倉，正耗米一千五

百餘石支給免輸輓之苦之錫爲總河

勅兼巡方於輪蹄間剖獄疑獄重案矜釋無筭治河得羨五萬金進爲

陵工助歷年節省河帑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加太子太保卒於官予祭葬廕一子瀕河多立祠祀之所著有河防疏畧二十卷郡邑並祀鄉賢

予少聞公居鄉有情爲諸生甚貧遇除無以卒歲至故人家貸粟辭不與怏怏而反大雪及之額道旁古廟須臾一友携僕荷粟月雪來問之曰貸之某家曰予方貸而告乏友曰無慮吾分一囊於汝

過歲、又作區處、開年、遂進京、值

國朝定鼎、開科、公方在寓、被酒高歌、有鳴雛而呼、明日開科者、遂往試、同試十餘人、皆中、後多入詞林、公既貴、報分粟之友甚厚、而不貸粟者、則悔、公無子、繼子襲廕、